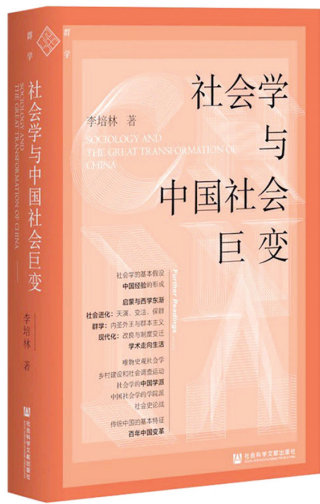


从群学到“中国经验”的 社会学路线图

——读李培林的《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巨变》

陈斌



《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巨变》
李培林 著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1927年，当时还是一介学者的严景耀在对犯罪问题开展研究时，选择了一个颇为“疯狂”的举措：前往北京第一监狱当了一名“志愿‘犯人’，和犯人同住、同食、同生活”，并一待就是三个月。此后又多次前往。

像这样特别注重社会实践，在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并不鲜见。事实上，知识界的努力在20世纪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也确实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果。晏阳初开展的乡村建设成为动荡年代的少有亮色，而费孝通的《江村经济》被誉为“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”，堪称经典之作。

万物皆史。作为一部探讨中国社会学发展变迁的学术著作，必然回到社会学的源头。社会学最先闯入国人眼帘，是动荡年代西学东渐，中国知识分子筚路蓝缕，为落后国家寻找出路的“上下求索”。可以说，一部中国社会学史，就是一部近代中国寻路史。

作者李培林曾获第二届“费孝通学术成就奖”，是《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》（又称“社会蓝皮书”）自1993年到2016年25年来唯一始终实际负责和参与这项课题的人。本书虽是李培林发表文章的合辑，但体现了较为严密的时间逻辑关系。沿着社会学发展的时间谱系，本书从“社会学之父”奥古斯特·孔德谈起，重点介绍了对中国近代社会学有着重要启蒙意义的“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”赫伯特·斯宾塞，以及社会学进入中国并发展的基本历程。

在李培林看来，梁启超“堪称中国社会学的最重要创始人”，他“师承康有为，同时又深受严复和谭嗣同的影响。通过严复，他吸收

了斯宾塞、赫胥黎的社会进化思想，通过谭嗣同，他对《易经》的变通之理有了更深刻的体会”。尽管有近邻日本“脱亚入欧”的成功镜鉴，但社会学甫一在中国出现，就全盘摒弃照抄“西方现代化”的思路，而是注重从多个方面比如传统文化中吸收丰富的思想“营养”。

虽然对梁启超的“学术创始”地位极其推崇，但李培林对梁启超的思想还是予以一分为二的评价，认为其“重国家、群体，轻社会、个人”的思想，是其后来走向“保守主义”的重要根源。此外，李培林对学术研究方法亦有精辟的论述，他指出，“社会学研究既需要有科学的分析方法，也需要基于经验的丰富想象力。没有想象力的社会学家不可能是一流的社会学家”。这里的想象力当然不是胡思乱想，前提是掌握一定的学术训练基础，然后基于多种知识提炼结晶后形成的逻辑自洽。

“东方现代化”是中国社会学绕不开的话题。一段时间，“西方”乃至“西方现代化”困扰中国知识界，日本的成功“脱亚”，难免会加重这一迷茫情绪。西方社会学自诞生后，长期以资本主义为关注研究中心，而中国本身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历史的社会，绝大部分人口长期居住于农村。基于现实，像晏阳初、费孝通等人聚焦农村成为必然选择。国情的天壤之别，意味不可能用“西方”的鞋来套中国的脚。不过李培林同时认为，强调“东方现代性”的区别，并不是将“东方”与“西方”对立起来，实际上中国社会学意义下的“东方”，是兼具开放与包容等诸多特征的。

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有目共睹，但李培林对社会现实问题并不回避。本书中，李培林抛出了中国改革当前面临的五大问题，并对七个阶层争议问题逐一阐述，结尾还提醒要高度警惕权贵主义和民粹主义两大极端主义。坚持问题导向，是中国社会学的前进方向所在。

与西方社会学注重先验性设计意义不同，中国社会学更像是摸着石头过河。1978年，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，从而掀开了土地承包责任制乃至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序幕。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把那些生活在经济趋势极端情况中的人称为“我们的先头部队”，认为社会的未来就隐藏在他们其中。某种意义上，中国社会学就像是寻找社会中的“先头部队”，即在社会中发现那些具有创新意义的现象，并通过政策引导，让星星之火燎原。

我们该为故乡说些什么 ——读梁鸿《梁庄十年》

李庆林

梁鸿女士继2010年和2013年先后出版《中国在梁庄》《出梁庄记》后，又于2021年1月出版了这本《梁庄十年》，她对故乡梁庄的情怀可谓魂牵梦系。坐落于河南省穰县的梁庄，与中国所有的村庄别无二致，按照梁鸿本人所说，梁庄既没有多么美丽的风景，较之河南境内诸多村庄，更谈不上富裕，恰恰相反，梁庄的曾经非常贫瘠。但我们仍然从《梁庄十年》中看到，梁鸿与故乡之间密不可分的浓浓深情。她一改前两本书中的学者口气，朗朗倾诉她就是“梁庄的女儿”，是所有梁庄人的亲人。她说：“想写出长河般浩浩荡荡的过程，想让每一朵浪花都经过阳光的折射。”这是她《梁庄十年》最根本的思想起点和哲学起点。

十年间，梁鸿每年回梁庄两到三次，与乡亲喝茶聊天，谈天说地。她说：“我和梁庄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和自己家庭的关系，爱，欢喜，关心，深深依恋，但同时也忧心忡忡。”于是，梁鸿潜心叙述，将这些变革中的梁庄人一道道来，五奶奶、明太爷、姐姐、霞子、龙叔、张香叶、清辉、清立、燕子、春静、小玉、学军、万敏、梁安、秀中……她极为关注家乡村的老人、妇女、儿童，对梁庄的自然环境、文化结构、伦理结构以及道德结构进行梳理和考察，勾勒描绘出梁庄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命运、生存图景和精神图景。她的这些非虚构写作中，既有社会调查报告的意思，很多细节又很有小说韵味，非常耐读。梁鸿说：“‘梁庄十年’仍然以个体生命故事为基本内容，他们的出生、成长、死亡是最值得书写也最迷人的事情；其次，也会把‘梁庄’作为一个有机体，它的某一座房屋，某一处花园，都是生机勃勃且意味深长的事情，都值得细细道来。”

《梁庄十年》中，以梁庄亲人的视角，梁鸿写到的这些人和事，涉及“房屋”“土地”“回乡”“生死”等人生基本问题，也涉及古老的女性觉醒意识，譬如第二章中“丢失的女儿”“风言风语”“吴桂兰”等。她回乡中遇到有人给75岁的张香叶写“小字报”贴在电杆上，其间细述张香叶年轻时的风流韵事，大骂她当时不守妇道，极具攻击性。而老年阶段的张香叶是梁庄必不可少的重要人物，几乎每家的红白事都需张香叶出马才能搞定。所以“小字报”事件没过多久，张香叶照常出现于人群中，喝茶聊天，谈笑风生。张香叶一直是梁庄的道德楷模，是最理想的老人形态，这一点丝毫不被动摇。大家七嘴八舌分析此事，都怀疑是张香叶她丈夫的侄子所为。清辉，称张香叶为四婶，其一家人离开梁庄多年，在外有稳定工作，回乡在自家宅基地盖了两层小楼，并欲图把四婶张香叶的菜地毁掉，再盖几间偏房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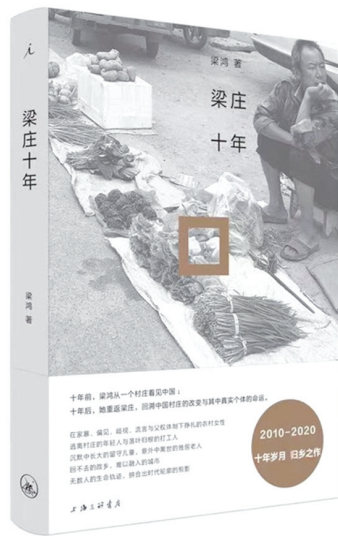
已经拥有西班牙国籍的学军回乡盖房；义生一家回来盖房；许许多多当年出外的梁庄人都回乡盖房，或意欲养老，或意欲完成家乡情结心愿……

那位幽默、乐观、羞涩、坚强又很天真的五奶奶，是梁庄庸常生活的“活化石”。她与燕子、春静、小玉等女子一样，都曾遭受成长过程中的被忽视、被偏见和被流言。梁庄固有的重男轻女思想害苦了这些女人，她们嫁人后便渐渐忘记了自己的姓名，成为所嫁夫家的依附品。经梁鸿苦心探问，“五奶奶，她的名字叫王仙芝；霞子妈，她的名字叫赵艳秋；曾在西安待过的二堂嫂，叫崔小花。”她们确实如“芝麻粒儿大的命”，渺小若“每一朵浪花”，经梁鸿之手，用文字的力量经过阳光的折射唤醒而来。

十年间梁鸿细品故乡，大堂哥仍然经常醉着，龙叔仍然在那个大茶缸里泡着酽酽的浓茶，一句话一口痰……“我看着他们，看着时间在他们脸上慢慢流逝，就像看见我自己和我自己的生活，我在变老，也在时间之中，我父亲已去世，我身边的那么多人，一个个去世。我们互相看着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已无法分出彼此。”

读着梁鸿女士的非虚构叙事《梁庄十年》，我一直在想：我们该为故乡说些什么？我们的故乡，大多也是“梁庄”一般的一个个村庄，那些变革，那些巨大变化中的乡亲们，我们不该为你们深情书写吗？

梁鸿说：“我想以‘梁庄’为样本，和梁庄人一起，站在时间的长河之中，看历史洪流滔滔而来，共同体浪花击打的感觉。我也期待着，十年之后，二十年之后，2030年，2040年，再写梁庄……我充满好奇和期待，我几乎等不及时间的到来。但愿我能活到那个时候……”



《梁庄十年》
梁鸿 著
上海三联书店